

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季北略

## 第一卷 萬曆四十年丙辰至泰昌元年庚申

大清朝建元

萬曆四十四年丙辰，大清朝建元天命，指中國為南朝，黃衣稱朕，是為太祖。然是時猶稱後金，後改大清。太祖登極凡十一年，至天啟六年丙寅八月初十日止。

附記

康熙三年孟夏四日，先君子曰：予壯年時有華道士云：江右張真人北都建醮，伏壇久之，見天上諸神俱不在，惟關聖一人守天門而已。

張真人問：「諸神安在？」

關聖人曰：「今新天子出世，諸神下界擁護矣。」

張真人曰：「聖何不往？」

關聖人曰：「我受明朝厚恩，故不去。」

時神宗季年，天下猶晏如不信其說。至是始驗。

是時災異略載於紀異中，而猶有一二可誌者。

猶憶萬曆四十二年甲寅，三月二十六日午時，訛傳倭至，城野狂奔，浙直皆同。時無錫老稚以爭入城，而蹂躪死者甚眾。四野見有赤身披髮奔者。頃之杳然，至今故老猶謂陰兵亂也。

異已，四十四年正月初三，南京天雨紅雪，與唐貞元二年京師兩赤雪同。貞元，德宗年號也。四月京師大雷電雷火。五月江西大水。六月甲子夜京師異常風變，聲若轟雷，刮倒正陽門外牌坊。天之示警為何如矣！而上於萬機概置不理，宰相方從哲，徒以循默苟容而已。

蕭子玉偽稱都督

萬曆四十五年丁巳，遼撫使遼陽材官蕭子玉偽稱都督，啣命使遼東。子玉盛其儀從臨境，彼不郊迎。

子玉大怒，詬之曰：「天使儼臨而大都督不出，是辱皇朝也；將歸問罪。」

大清主聞之，歡然屬橐鞬迎道左，供具甚豐腆。子玉大喜，相與盡歡。徐致詰不貢市之命。從容對曰：「本部之蜜，猶天朝之五穀。五穀有不登之年，皇朝將誰是詰耶？本部五穀來花疏蜂死，是以不供。俟春花滿，釀熟花衙，當復貢市如初。此瑣耳，何煩聖慮？」厚贈子玉，並轡而出。至別處，從馬上拍子玉肩笑曰：「汝是遼陽無籍蕭子玉也，安得假稱都督臨我郊境？我非不能殺汝，奏之聖明，願不忍貽天朝以辱耳。為我致意撫臺，後毋再作許事。」

子玉狼狽西奔。撫臺聞之，閉門累日（按遼撫疑即李維翰）。

撫順城陷

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四月十五日，大清以勁兵突執遊擊李永芳，城遂陷。因以漢字傳檄清河，言有七事啣恨，大略以護北關等為辭。總兵張承允移師應援。

二十日，大兵暫退，誘我師前，以萬騎回繞夾攻，承允及副總兵顧廷相、遊擊梁汝貴死之。全軍覆沒。京師震動。

大清主年六十誕辰，八子稱觴，議欲入邊。四王曰：「撫順是我出入處，必先取之。今四月八日，聞李永芳大開馬市至二十五日止，邊備必疏，宜先令五十人佯作馬商，驅馬五路入城為市，嗣即率兵五千，夜行至城下，舉砲內外夾擊，撫順可得。他處不戰自下矣。」

主從其計，即命總兵麻承塔於十四日為馬商前行，四王統眾夜至撫順，吹笛為號。大清主又與諸王引精兵五千接應，十四夜半，李永芳忽聞笳聲大驚，又闔城聲沸，火燄燭天。報大兵已入城矣，遂降於四王為副總兵，即剃髮緋衣。

清河城陷

閏四月，大清主歸漢人張儒紳等賈文請和，自稱建州國汗。

五月十九日，統眾克撫安、三岔、白家衝三堡。偵報：「兵至如風雨。」建州馬，夏月喜淡河旁柳葉，兼與時會，合眾近十萬，北關惴惴不免。朝鮮已譖秦晉，李永芳亦降東締姻。

七月，大兵從鴉鶻關入。

二十二日晨，圍清河，參將鄒儲賢拒守援遼。遊擊張旆請戰不從。大兵冒板挖牆，自寅至未，墮東北角，積屍上城。旆戰死。儲賢遙見李永芳招脅，大罵赴敵，亦死之。而城中擁兵六千四百餘，唯束手待斃。自三岔至孤山，並遭焚燬，唯參將賀世賢於襲陽邊外，縱擊得首級百五十四。

聞大清主破清河。先一日，二子與張總戒夜飲極洽，酒酣，二子忽叩張云：「屢勸家君止戈，而壯心不已。假令終違苦口，元戎何策禦之？」張總戒時已醉，盛稱中國威德，兼揚已長。二子微笑而別，驅貂參車數十乘入城，貂參窮而軍容見，因入據城門，延入諸騎。故清河之破，視撫順尤速，自後破廣寧、遼陽。總之，先潰在中國，又遇大兵之善戰善攻，故立破耳。

七月，賜總兵張承允諡，加祭三壇，予立祠，名旌忠。

劉、杜二將軍敗績

萬曆四十七年己未仲春二十有二日，楊經略鎬用古行師，不刻日編陣，一軍出西方，一軍出西北，一軍與北關會擣之，一軍將海師，合高麗攻其東。西師大帥杜總戎松，而劉總戎綖將西北軍，李如柏、馬林等為後援，師號十二萬，不滿十萬人。杜將軍為西陲名將，勇且廉。

戊午，師出潞河，潞河人聚觀之，揮汗濕郵亭，將軍裸形示與人曰：「杜松，不識字武夫，惟不學讀書人貪財害人耳。」眾見其刀箭癢如疹痘兒十朝時，間有紅處，乃良肉也。相與揮涕，咨嗟而去。

劉將軍少年立功黔中，曾見其列駿馬五十餘，跳躍其間，來往輕於舞蝶。當征關酋時，於大營斬三大牯，頭隨刀落，刀三提而已。征東後，平播酋，功最上，議者擬匹寧遠功，會獻俘所上，惟象床三十六，他物率不稱。上心疑經略以下有私，遂停賞格。最

後官都督，著成績，掛簡東歸。時赴司道宴酒半，將家丁五百習藝戰場，家居日費私財五十金，義死士，蓋一日不忘報國者。

時大兵精銳三萬人應杜，而使別將將弱兵萬餘禦劉。

杜先戰期三日抵渾河。渾河險窮處，從坦地橫絕其中，以分東西者也。日已昃矣，諸將請安壘休息，明晨東渡。杜將軍怒曰：「義旗東指，孰抗顏行，乘勝而前，何期之有！」遣人視河，河水不遮馬腹，而河中浮小舟數十，將軍大喜，謂天人俱助，且恥乘舟，將裸形策馬。諸裨請授甲，將軍大笑罵曰：「入陣披堅，豈壯夫事，老夫束髮從軍，不知甲重幾許。今日汝曹，乃以此相苦耶！」不顧躍流而渡，諸軍競進。渡十之七，大兵使人決上流，師衝如雨，沒於河者幾千人，渡河將士反顧生寒，陣甫合而暮，黑霧障天。

大兵萬炬忽明，火光下斫暗中人。杜師不及張弓露刃，而將士成泥矣。大兵於火光中識杜總戎，爭射之，斃其肉立盡，並獲杜號矢。號矢者，軍中稱令箭，乃經略授之總戎，以驅策偏裨者。先是，劉總戎從西北渡破二寨，斬三千餘人，大兵既破杜師，乃復將其精銳北應劉將軍，使浙降人之點者，詐為杜將軍材官，持號矢晨馳至劉將軍營告急，曰：「杜師邀將軍威靈，幸抵敵城，深入敵疆，虞攻之不繼，敬遣材官某請將軍會師夾攻。」

劉遲回良久，曰：「予與爾總戎鴈行，安得傳矢，是裨我也。」偽官曰：「矢雖以令偏裨，而令偏裨實不俟矢。此矢之發為事急取信計耳。」

劉不反思，吒曰：「出師時相約傳砲為號，今師抵城下，何不聞砲聲？」

官隨應曰：「敵地無烽火，晨始列騎代斥堠，此去敵城五十里，馳三里傳一砲，不若一騎之驅較速。」劉方首肯，而偽官已叩首馳出交和矣。

還報我師曰：「劉將軍俟砲乃行。」於是師中下令傳砲。

而砲未傳前，劉心已動，恐杜將軍獨有其功。令諸將拔營而東，老弱各人持鹿角，繞營如城，遇敵則置鹿角於地，轉睫成營，敵騎不能衝突，兵得以暇，列置火具，敵前隊斃於火攻，則不能進，我乘間出勁騎格鬥，肆出肆入，疲則還營少休，而令息者賈勇。且劉之火器妙絕諸軍，生平所恃以無衡者此也。始聞砲聲，猶敦陣而行，行未二十里，砲聲益喧，心搖搖惟恐足之前，設杜先入城，則宿名頓墮，乃下令棄鹿角而趨。行里許而伏兵四起，劉旅不復整矣。長技不及一施，眾遂殲焉。

按劉挺攻倭酋，在萬曆二十六年戊戌十一月十七日五鼓也，時在朝鮮地。又二十八年庚子二月十五，劉挺破播州楊應龍兵於綦江三峒。三月二十九日入婁山關，萬峰插天，中通一線，師從間道攀藤魚貫入，至六月初七遂破大城，應龍縊。

予聞大兵獲浙之降人，一兄一弟，將斬其兄，其弟請釋。曰：「汝能給將軍來，則釋其兄。」其弟以救兄心急，從之。大兵遂留兄為質，而遣其弟往焉。

先君子嘗云：「無錫秦燈，力舉千觔，聞滁州武狀元陳錫多力，往與之角。將柏木八仙臺列十六簋，果盒悉具，設酒二爵，秦燈隻手握案足，能舉而不能行。陳錫則能行。力較大矣。然僅數步而止耳。惟劉挺繞庭三匝，而爵簋如故，其力更有獨絕者。」

去吾鄉六里悟空有寺，寺有老僧，自言：「少年時嘗為劉挺小卒。劉善舞刀，故世號劉大刀，每戰還營以力竭，即仰臥營中，血集甲手，握刀不解，為血所凝，漬於湯中，久之乃解。此僧親侍，故見之。」

通紀云：戊午撫順清河相繼陷，上特起廢將李如柏總遼鎮兵，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，劉挺、柴國柱等赴京調度。時楊鎬以遼舊撫推兵部侍郎，命往經略，賜劍一。九月，東方有白氣，長竟天，其占為彗及蚩尤旗象主兵。而星隕、地震報相踵，海州遙見白虹貫日。如日並出者三，白氣直罩城上。己未二月十一日，楊鎬誓師遼陽，凡分四路，馬林率游擊麻巖丁碧等，從靖安堡出邊趨開鐵，及都司寶永澄督北關之眾攻其北。杜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。瀋陽路最冲，以保定總兵王宣、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戡下，李如柏率參將賀世賢、李懷忠等從鴉鶻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。劉挺率都司祖天定等從撫馬佃出邊趨寬奠。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眾攻其東。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。會十八日夜司天占火星逆行。二十日京師風霾晝晦黃塵四塞，有頃赤光射人如血。其占四彝來侵。上諭東征將士備邊三月。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，棄車營利半渡，敵萬餘忽遮擊，冲其師為二。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，力竭師殲焉。馬林改由三岔出塞。翌日，方抵二道關。遇敵乘勝來攻，亦敗績。劉挺獨縱兵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，克十餘寨。初四日敵詭漢卒裝，誘墮重圍夾攻，眾遂潰。挺及軍鋒劉招孫等並陣歿。惟清河一路，李如柏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。先是挺出師，日五星斗於東方，松垂發牙旗折為二。又堡中軍庫災，火器盡毀。白氣竟天三匝。識者豫知為敗徵云。及報至，舉朝氣索，諭楊鎬戴罪視事，廷議李如柏逗留獨全，疑有謬巧，遣其弟都督李如楨代將，撤如柏候勘。

附記：杜松與劉遇節至瀋陽行二日，至渾河，松領五千人先渡，遇節隨後半渡。敵一鳴笳，萬騎突至，方抵北岸，敵分兩隊，一圍松，一圍遇節。松掄長槍大戰，出重圍遇敵將哈都。哈都被刺走以誘松，松追至山前復戰，敵兵見之，不圍杜師，獨圍杜松、哈都二人。杜師亦趨至，擁山下不殺人。松躍馬欲出，而四圍如鐵，遂殊死戰。自午至酉，師盡覆。因楊鎬誓師，先洩軍機故也。哈都、哈真二將，即以勝兵圍馬林於關口。後營被傷，乃金白、寶永澄所統者。馬林率師趨救，敵兵不知兩軍，遂驚走。哈都潛率兵從後殺入，馬師不及備，被傷二千，林收兵渡河，南岸駐紮，劉挺率師自牛毛寨進至馬家寨，二寨俱敵營，挺進戰連破十餘陣，追入三百餘里。然挺久戰亦疲矣，遂駐營休兵。一日，忽報杜松戰勝云云，遂墮計，挺與兩王子力戰，自己至西勝負不分，四王子退走，挺不知計，追四里，四王子發矢中挺左臂，挺一手拔箭，一手掄刀復戰，面復中一矢。一王子乘勢殺之。時義子劉招孫前救。見挺已死，下馬負屍，右手持刀戰兩王子，被四王子一矢中心而死。

### 楊鎬逮治

八月十三日，上遣緹騎逮治楊鎬。九月二十六日，刑科參失機諸臣功罪狀：參看得楊鎬喪師失地，據法罪原難宥。而嘵嘵置辯。曰未嘗私李如柏也，曰杜松故違節制也，曰馬上督催不敢抗違也，不思如柏乃遼東大將，當時四路並進，何不以大將當關而乃以清河與如柏，故令杜松出撫順耶？在如柏怯懦畏敵，本無求戰之意，故再出輒逃，而鎬以令箭招之，說者謂令箭先藏柏身，托之傳自於鎬，則鎬之私庇如柏甚明，不然杜松輕進，何不用一箭令退，而獨於如柏汲汲也。杜松廉勇久著，有古名將風，聞鎬將出師，杜松調兵餉未充，士卒不習，將領未協，不便大舉。鎬貪功自用，逕行不聽，松乃密遣人進關投揭當事，冀緩其師，而如柏偵知，令人於關外邀回，重責十棍，致松謀不行，兵受其創，見有松侄總兵杜文煥抱憤投揭可問。即此舉動，已含陷松之毒矣。乃誓師時如柏佯與松灑酒拜別，曰吾以頭功讓汝。松磊落丈夫，慨信不疑，賈勇先登，不知如柏早已佈置奸人，為松嚮導，誘其暗入奸伏，蓋敵素所畏者，松與劉挺也。先得鎬告示，悉其精銳，潛伏撫順一路，獨以當松。松果為嚮導所誘，如柏先逃，望援不至，遂碎首淪沒，寸骨不存，劉挺亦復血戰，一時死敵。是松之死，實鎬與如柏同謀計陷。壞此長城，為異日和戎之地，而乃曰三路之敗，總由杜松故違節制耶。在鎬為此喪心之言，計欲自脫。而遂轉相流布，不念其死敵，而且沒其功。松死不瞑目矣。嚴詰催戰，固奉有明旨，獨不思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乎？即不然而以抗違被逮，不猶愈於以敗仗伏辜耶？即令口如懸河，其如法在不赦，至李如楨與周永春失陷開原，明旨曰：開原失陷，撫臣責任封疆，豈能無罪？則其罪視如柏，俱一體之人。況遼事未平，有罪無功，仍宜單論其罪。如柏雖先殉經，尚當跪斬，鎬等若容免脫，是謂無刑。

### 熊廷弼經略遼陽

六月十五夜，大兵數萬騎乘虛直薄開原，孤城立下。十九日，以三萬圍鎮西堡，沈鐵奔潰，上乃擢熊廷弼代楊鎬經略，廷弼請恢復開原，上賜劍，廷弼單騎就道。八月二日，廷弼受代。翌日，入遼陽，斬陣逃游擊劉遇節等，設壇躬祭撫清開鐵死事軍民。

廷弼疏稱瀋陽空城難守，不如還守遼陽。上諭酌略緩急，因決策守遼陽，挑壕築垣，借水為防。

## 紀異

自古有國家者，一代之興，必有絕異之休祥，著於始；一代之亡，亦必有非常之災祲，兆於前。驗之天地，徵之人物，斷斷不爽者。萬曆三十四年丙午三月，雞鳴候，西南方天上懸一關刀，口向上，凡一月而滅。五月遂生李自成，兵象見矣。三十六年戊申，南京大水，禾黍俱無，鳳翔哀應泰為淮徐道，黃河出碑文云：碑出干戈動，江東血水流。荒茫天地亂，發難鬼神愁。末云洪武元年青田劉伯溫書。未幾，應泰經略遼東，喪師失地殆無虛日。

四十四年丙辰，廣寧婦生一猴二角。是年，清朝建國號大清。太祖武皇帝即位，建元天命，開科取士，始有會元。而中朝會元沈同和以弊發除名，洪承疇登進士；是清有元而明無元。承疇後為清之勳臣，俱天也。二月二十五日，南京地震自西北來有聲。山東地震龍門。正陽門河水三里赤如瀆血。京師大震。陝西牛產犢，人頭人面。六月二十三日，蜻蜓自東南來，環飛蔽天，高者極青冥，卑及簷楹而止，彷彿如北方大風揚塵沙，莫能名其多也；人云海風吹來者。秀水有異鳥人頭鳥身集於樹，竟日乃去。大旱，秋旱尤盛。定遠富農劉子元捕蝗甚力，蝗如片雲墜下，將子元田頃刻食盡。

四十五年丁巳，江南鼠異，自五月下旬起，千萬成群，銜尾渡江而南，穴處食苗。

四十八年庚申，蚩尤旗見，圓削而長二十餘丈，首巨尾細，白光凝雲，若懸刃然，逾半月始隱。

一野史云：四十六年戊午八月，彗星東起長數十丈，闊四五尺，本粗末銳，其形如刀，自巽而乾，光芒映耀，即蚩尤旗也。自八月初見，至十月終始隱。是星見主天下大亂（此野史一段乃辛亥四月九日社（土降）王館補書）。

## 光宗貞皇帝

帝諱常洛，神宗之子，萬曆十年壬午生。至二十二年甲午出閣講學，時年十三歲。岐嶷不凡，讀書成誦，作字有法。故事：每講，閣臣一人入直看講，講案前有銅雙鶴，叩頭畢，從銅鶴下轉東西面立，一閣臣誤出銅鶴上，帝囑內侍曰：移銅鶴近前些，雖不明言，意在默寓，眾皆歎服。一日，講巧言亂德。講章曰：「以是為非，以非為是。」劉幼安當值，既數衍畢。因問曰：「何以謂之亂德？」帝朗然答曰：「顛倒是非。」蓋化詞臣之句而櫟括之，更覺明切。講官焦竑請問維皇上帝，降衷於下民，若有恆性大義。答曰：「只天命之謂性是已。」講官董其昌請問擇可勞而勞之。答曰：「所謂不輕用民力也。」講官歎服。

四十三年乙卯帝年三十四，時居青宮，有張差挺擊一事，神宗在慈寧宮，問帝曰：「你有何話說來。」帝知神宗旨，乃曰：「似此風癲之人，決了便罷，不許株連。」又曰：「我父子何等親愛，諸臣無聽流言，為不忠之臣，使我為不孝之子。」神宗始悅。

四十八年庚申八月朔，即帝位，時年三十九矣。九月朔，帝崩，凡登極一月，詔以八月以後稱泰昌元年。明年改元天啟云。

## 附前挺擊青宮一案

初萬曆四十三年乙卯五月初四日，驀有男子闖入東宮，以挺陪侍守門內侍一人，韓永用等呼集執之，送部鞫審。是犯姓張名差，御史劉廷元疏言跡涉風魔，貌如黠猾。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定為風癲，提牢官王之寀重加訊問，言有馬三道誘至龐、劉二太監處，語多涉鄭國泰。國泰出揭自白。科臣何士晉請窮其事，上大怒因召百官進。百官膝而前，時太子、三皇孫俱侍。上曰：「昨有風癲張差突入東宮傷人，此是異事，與朕何與？外庭有許多閒說，爾等誰無父子，乃欲離間我父子耶？止將有名人張差、龐保、劉成，即時凌遲處死。其餘不許波及無辜一人。」尋執太子手，示群臣曰：「此兒極孝，我極愛惜他。」時御史劉光復伏於眾中，喜極揚言曰：「陛下極慈愛，太子極仁孝。」因班聯稍後，聲頗高，上誤以為別有所爭。命中涓拿下，承旨者挺杖交下，上令押朝房待旨。怒稍夷，又以手約太子體曰：「彼從六尺孤，養至今成丈夫矣。我有別意，何不於此時更置。至今長成，又何疑耶？」尋誅張差於市，斃龐、劉於內庭，事遂寢。於是罷王之采官，補何士晉於外。

## 紅丸一案

八月二十九日，李可灼進藥，明日光宗崩。九月初三日丁丑御史王安舜，參李可灼進紅丸罪狀。言臣接邸報，奉令旨賞可灼銀五十兩。夫可灼敢以無方無制之藥，駕言金丹，且唱言精知子平五星，夭壽莫逃，此不過借此以塞外廷之議耳。奉令旨李可灼於先帝病革之時，具本進藥不效，殊失敬慎，但亦臣愛君之意。姑從輕罰俸一年。

楊漣論內官崔文升用藥之誤，言帝疾法宜清補，文升反投以相反相伐之劑云云。此八月二十四日疏。九月三日，御史鄭宗周請下文升法司嚴鞫，言往歲張差之變，禍幾不測，張差之後因有文升，致先帝一旦崩逝，當寸斬之。結事惠世揚奏崔文升輕用剝伐之藥，傷損先帝。科臣台臣論之，輔臣方從哲，又何心而代擬出脫。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疏，請究醫藥奸黨陰謀，謂當與先年挺擊青宮，同一奸謀云。南台御史傅宗皋論崔文升用藥之誤。御史馬逢皋、南御史李希孔交章劾文升用藥之故，宜正典刑。刑部主事王之采奏請復先帝之仇，論李選侍、鄭貴妃、崔文升、李可灼共一線索。禮部尚書孫慎行參方從哲、李可灼進藥之罪。吏部尚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曰：「李可灼非醫官也，一旦以紅丸輕進，而龍馭上升，罪勝誅乎？崔文升身歷提督，當可灼進紅丸之時，何不詳察，罪又在可灼上矣。」上諭李可灼拿解法司究問正罪。崔文升發遣南京三年。戊可灼。御史郭如楚，論李可灼之罪。

光熹時有三案，三案者，挺擊、紅丸與移宮也。移宮一案，已具於楊漣傳後。

## 熹宗登極

熹宗，光宗之子，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九月初六日登極，即泰昌之元年也。

### 顧慥論遼事

九月十二日，御史顧慥奏曰：「十月十二日，東兵以萬騎由撫順關、萬騎由東州堡入深至潭河，總兵賀世賢、柴國柱設防瀋陽卻之。然閱姚宗文之疏，謂六月失事，焚掠太慘，村屯一空；專制關外，胡匿不以聞？昨見賀世賢塘報，則僅僅斬一級、獲一盔、奪四韃馬耳，而遂誦功於部院，不亦羞朝廷而貽敵人笑耶？且土馬物故，不知幾何，而尚哆口遼城之無恙乎？今年八百萬、來年八百萬，除天助云云乃可；不然，水潦旱蝗所在見告，此八百萬者，安能歲歲而輸之？臣恐民窮財盡、盜賊蜂起，憂不在三韓而在蕭牆之內矣。」

自熹宗立，饑饉荐臻，不數載而流寇起，卒亡天下，助疏如操左券。

### 河清

八月十五日，臨鞏闡州之間已時見河流上泛白，至申時澈底澄清，上下數十里，一望無際。至十七日未時照舊濁流，共清三日。臨鞏道與戶部郎中黃(大足)親詣河橋目睹。至九月二十二日乙未，陝西撫臣李起元奏上。

時天變地震與物怪多矣，而茲河清者何？子聞黃河清聖人生，以衰晚而望至德，必不可得之數也。

### 楊嗣昌奏歲饑

八月二十三日戊辰，餉司楊嗣昌奏言：「臣在應天，聞淮北居民食草根樹皮至盡，甚或數家村舍，合門婦子，並命於豆箕麥稈；比渡江後，灶戶之搶食稻，饑民之搶漕糧，所在紛紜。猶曰去年荒歉之所致也。至於江南未嘗有赤地之災，稽天之浸，竟不知何故洶洶嗷嗷，一入鎮江，斗米百錢，漸至蘇松，增長至百三四十而猶未已。商船盼不到關，米肆幾於罷市，小民垂橐，偶語思圖一逞為快。甚有榜帖路約，堆柴封燒第宅，幸賴當事齊之以法，一時撲滅無餘。然顧瞻閭左，民窮財盡，今日百姓尚知討賊，尚可催科，只恐百姓自己作賊，誰為我皇上催科者？」

百姓自己作賊六字，十年來不幸而中。

### 熊廷弼回籍

九月十五日己丑，御史馮三元論經略熊廷弼無謀者八、欺君者三。廷弼乞罷。楊漣奏曰：「議經略者終難抹殺其功，憐經略者亦難掩飾其咎。功在支撐辛苦得一載之幸安，咎在積衰難振，恨萬全之無策。」二十二日，御史張修德請貶廷弼。廷弼上疏求勘。因陳守遼之功。戶科王繼昌奉旨會議。奏曰：「廷弼掛眾議者三。以鎧罵為氣魄，將帥不為用，不能成功一。始初不能用遼人，客兵蹂躪遼地，遼人離心，不能成功二。動天下兵，靡財浩費，所過騷擾，叛者淫劫，不能成功三。」

廷弼乞罷疏曰：「遼師三路覆沒，再陷開原，職始驅羸卒數百人，踉蹌出關，至杏山而鐵嶺報失。當是時河東士民謂遼必亡，紛紛奪門而逃也；文武官謂遼必亡，各私備馬匹為走計也；各道謂遼必亡，遣開原道韓善、分守道閻鳴泰往沈，皆不行，而鳴泰且途哭而返，河西謂遼必亡，議增海州三岔河戍，為廣寧固門戶也；關內謂遼必亡，且留自備而不肯轉餉也；通國謂遼必亡，不欲發軍器火藥而恐再為寇資也；大小各衙門謂遼必亡，恐敵遂至京師而晝夜搬家眷以移也；中外諸臣謂遼必亡，不議守山海都門，則議戍海州為遼陽退步，戍金伏為山東塘堦也。即敵亦謂遼必亡，而欲坐殿以建都也。其間惶惶之狀，不能以旦夕待，而今何以轉亡為存，地方安堵，舉朝帖席而臥也。此必非不操練、不部署、不撫輯，專事工作而尚威刑者所能致也。至謂職擁兵十餘萬不能大入大創，小入小創，斬賊擒王，而殃民蹙地，為敵人所笑，誠有如所歎者，第言斬賊擒王之事，於此日之兵之將，且勿易言也。今箭催而張帥殞命，馬上催而三路喪師，職於今日何敢輕率」云云。遂繳還上方，席稿待罪。上命廷弼解任回籍聽勘。十月初十日，以巡撫袁應泰經略遼東。

廷弼交代疏曰：「去秋遼陽以北，棄城而逃，今自沈奉以南不但本城逃者復歸，而開鐵蒲河以南，不知日集幾許，各處商客增來幾許，此交代之人民也。清撫、開鐵、蒲伊汛等城，咸為敵陷，雖未遽復，而瀋陽、奉集、寬奠、醜陽、長永、寬奠，皆棄城也，今皆復守，而遼陽無論已，此交代之城堡也。去秋遼城止弱馬兵四五千人，川兵萬人，瀋陽戍兵萬餘人，今援兵募兵計十三萬，各堡漸有屯集，各城漸有設防，此交代之兵馬也。自去年八月起，今年九月終，止通共用銀二百三十一萬餘兩，米豆用一百餘萬石，不知一年虛糜八百萬之語，是從何來？此交代之錢糧也。各色軍器，除疏請內庫咨取各邊不計外，打造過大炮重二百斤已上者以數百計，百斤六八十斤者以數百計，百子炮以千計，三眼統鳥統以七千餘計，其餘盔甲、胸包、臂手、甲梁、戰車、槍刀、弓箭，以及鋼輪、火人、火馬、火罐、釘礮、牌楯等項。皆以數千萬計，此交代之器械也。何一件非職大聲疾呼、爭口鬥氣所得？何一事非職廢寢忘餐、吐血嘔肝所幹辦？何一處非職身親腳到、口籌手畫所親授？一切地方極繁、極難事體，有邊才數年經營不定者，一年而當之，而為臣者亦難矣。年來廟堂議論，全不言軍中情實，而第憑塘報敵緩急以為說。前冬去春，敵以冰雪稍緩，輒哄然言師老財匱，馬上催戰。及敗又愀然噤口不敢道一戰字。比見職收拾才定，而愀然者又復哄然，急急責戰矣。畢竟矮人觀場，有何真見。至如用李如柏、李如楨，裁巡撫，添巡撫，起贊畫，用閱科，議督護，何非台省所建，何嘗有一效？地方事，當聽地方官為之。彼既處凶地，著重擔，自能區區停妥幹辦緊急，何用拾帖括語，徒亂人意？而一不從，輒輓然怒，若此後議論不省，則經略必無所措手足矣。此臣為經略與封疆並國家慮者也。」